

栖

真

館

集

樞真館集卷之十四

四明屠 隆綿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撰

書

與汪伯玉司馬書

衡岳遇王薛二真師授玄關一竅大道者豫章人  
金虛中先生諱守道以姑布子卿術流衡州事母  
至孝爲衡士大夫所敬信爲母歲朝衡岳神至甲  
申歲遇二真得道其事甚奇詳楚周孝廉尤岳傳

中後於虎林遇喻隱雲李海鷗二子知金先生聞  
道苦求之稍傳初機李猶敦實喻江湖佻薄無行  
人也一聞金先生訣急走東見王鳳老盡匿金  
先生而詭言身自遇仙王鳳老得而行之氣機輒  
動遂以爲竒劾也厚爲解裝而竭力飾譽薦之諸  
公間得白金數百遂買美妓置變童爲媼侈令復  
垂橐蕭然東走海岱矣李海鷗渡江來訪僕句甬  
僕受其訣行之亦有效喜甚故遂寓書報先生李  
故未嘗索僕厚謝僕亦自貧子無以厚李君也然

僕頃抵虎林屬金先生政在虎林以喻子以道射  
利爲傳非其人恐受大罰徬徨市廛者兩年冀傳  
一人以贖前罪遇僕市上一見相許遂盡傳此道  
初機後手始知向之授喻李二子者甚略且訣尚  
未直無論其他卽所指玄關一竅其處所亦未的  
柰何輒偃然爲人師而誤人小人之不畏玄律如  
此人身十六以後一身皆陰無陽耗損久矣無以  
補之而徒以妄心運今上衝下走愈散愈勞久行  
之恐有大患此正參同契所謂百脉鬲沸馳身體

日疲倦若所謂瘴氣雲雨行霧散若風雨薰蒸達  
四肢及河車不敢暫留停甘露洒心醍醐灌頂風  
騰浪湧龍吟虎嘯皆是得大藥後事非初機便如  
此蓋得大藥後鉛汞相投真炁充滿自然有此運  
行溫養沐浴聖胎自成未得命帶先天一炁未入  
身來身中所有陰精而已又久經破損之後一旦  
以意識提之東奔西走真炁何由而全聖胎何由  
而結有日疲勞病患爾金先生所得實大不然此  
處顧先生再作商量僕以從幼勤心苦行頃者爲

自三人垂啓復得遇一至人此師乃世廟時近侍臣  
至木下六七十歲玄髮如雲朱顏如玉七歲喪父  
輒知訪道求師稍長累遇上真聖師授以鐘呂王  
馬張白相傳媯派金液還丹大道益其道以虛靜  
無爲爲內修以煉天地人三元大藥同類真種子  
爲外煉而究竟了事以採取先天一炁爲水中金  
爲大丹頭以超出三界此公所遇乃一當朝大顯  
化聖師自受大道以來凡經五十餘載未嘗傳授  
一人但以賣丹藥爲名遨遊四海訪求同志以神

丹活人其所賣丹乃煉僅至二三轉者遇病皆醫  
不問何症有疾則却疾垂死則接命無疾則延年  
所活男女殆三千人矣此道萬劫一傳單傳心印  
不知僕有何緣偶然一遇輒蒙此老印可以大道  
見授又賜以丹藥服之輒改形貌見者駭問矣僕  
頃以吊沈君典墓出門道遇真師一語投機在虎  
林追從一月師乃別去而僕始西征留吳興者三  
日留桐汭者六日今甫抵宛陵顧念不佞受先生  
在交遊中爲最深而仲淹令弟一病奄奄殊可憐

憫家師之道與其神丹必可起之僕知而不以告  
爲負先生又恐先生及君家仲氏遽信不及也故  
爲言其顛末甚詳如此僕夫既具言之而信不信  
視君家之機緣矣蓋此老鉅家七歲好道尋師求  
藥破三萬金數十年來活多人所得亦不下萬金  
悉以廣作善緣不入己橐故宜擔當大道其品良  
自不凡矣先生誠信而欲訪求之僕之力能爲先  
生致此老幸見財譽得先生四月手書云秋間大  
修白榆社之會會元美明卿諸公而令僕以郝莒



小國預大邦之盟今聞其事遂已故裴個岐路未  
敢前謹令蒼頭代布僕自授此道身心拔滌塵緣  
掃空已如死一番相似今且謁白岳王虛大帝便  
道或得訪先生

尚慮不果故有此訊道民作觀縷  
譚所為知己幸原之

與丁元甫明府

四月間得足下花朝書感故人相念苦無西來鴻  
鯉無繇致素書為報私心馳結八月抵虎林遇方  
外異人同栖吳山通玄觀講寃度世大道掩關一  
月始從吳興走桐汭吊亡友沈君典寃陵四野烟

霧一丘藜莽霜風淒緊狐兔雜沓僕不勝西州山  
陽之恨杜少陵云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知已宛陵遇呂王繩法曹梅禹金文學及二三郡  
縣大夫盡驅布衣開尊下榻遂被留一月急欲一  
登白岳清坐繫服朝王虛師相然後下與元甫把  
臂譚玄信宿而去晤汪伯玉司馬復修白榆社盟  
方欲別敬亭問天都山路乃聞江使者行部翼治  
簿書期會鞅掌可言呂法曹輩亦以此相留故復  
遷延數日計使車行日僕杖屨到門美敬先遣奴

子以八行相聞幸爲道民屬王虛觀王赫香治茗  
以遲野客向者足下書中願爲僕作白岳主人請  
了此一段公案明府以好士聞客頗多夫道民一  
瓢一笠當不復爲安邑累然僕聞之道路之口云  
丁明府仁心體物折節下賢騷雅工文精勤視事  
遇客頗豐約亡良苦謂爲近代踔絕遐軌往不佞  
往實似之足下儻肯許我同調乎賢鄉人石戶部  
亦雅知足下託致一書先此附往

與黃疇人秘書

七夕別足下句餘昔與孫生相別潁水之陽孫生云  
天上會令人間別離此兩語感愴千古永垂名言  
不意今日復見於足下七夕長歌何其深沈宛折  
也輅車西還吟東閣之詩誄西堂之詠宮羽相激  
填箎並奏人生此樂可以忘死不佞弟八月渡羅  
刹江栖真學道與烟霞人坐卧三茅紫陽之下者  
一月始趨宛陵哭故爻沈太史墓得與呂法曹王  
緝把臂定交其人溫夷粹白玉瓚黃流品當在衛  
洗馬牛醫兒之間求之而文秣淹雅吏道精良在

餐介門風中即如王佛大謝遏末猶有媿色會稽  
以東有此異寶恨足下客越不見此君餘子尚在  
碌碌數中耳弟業刳心息游乃復爲夫夫講載書  
刑牲之盟誠嘉尚其德義欽挹其風采也君鄉朱  
文臣吏部與不佞交最深歸田以來海內舊遊聞  
問都絕歎此君捐書捐貲時時來不佞心感其人  
高其義嬾不能更削一牘爲訊幸道相念弟所遇  
授道度師其人在滁和間獻歲須與開之同往了  
蒲團之業或便過廬江訪足下請以花朝爲期不

然君其尋我烏衣巷口因呂使君云且遣訊足下  
故留此書南鴻有便無忘素書合異我

與呂王繩使君

伏讀足下手書沾沾度世大道爲之喜躍不能已  
人間世萬緣起伏惚屬泡影無常獸一點靈光名  
爲真我水清珠現塵淨鏡明漸到神炁打成一片  
跳出陰陽直超三界男兒墮地何忍以千萬劫掙  
出靈明之身復爾淪落散入諸趣夫凡夫只見眼  
前至人遠觀歷劫生託六尺受用幾何過眼浮榮

曾不能一飽足下託體相門蚤掇青紫所不足者  
非富貴也願言從二六時中四光返照善葆靈明  
勿使一向逐外邊散走遇休暇便習坐禪定內外  
兩忘心境俱寂自然神氣漸合金木交併其訣在  
靜定中稍以心月下照下丹田及氣海兩腎中間  
綿綿若存勿忘勿助元氣漸充從此可到全真逕  
路足下青羊金龜未大破蚤肯回頭方之衰敗之人  
功當相萬更須常以公虛惠和莊敬視身處事神  
靈佑可合至真僕頃者神氣相守世緣盡心乎所

不能忘情惟有俯仰八口今日得仁兄相助堪爲  
半歲資糧助不佞成道者宰官也功德不數小矣  
芻蕘之言維足下裁擇一書寄黃青玄祕書敬納  
之記室

與劉誠意

不佞往在由拳嘗通赤蹠各吐胃臆遂定神交茫  
茫湖海耽逸十年尚未成握手人生會合真亦有  
數不佞今跳身人外得訣環中矣君侯猶以才名  
束練世罔黃石雖逢赤松何日流羊不待石火可



憂大英雄急須回首無終取蘭膏松明之恨不佞  
頃走宛上哭故交沈君典墓從蕭寺遇法極禪師  
既解空觀無悟玄宗金丹度世大道得真師正傳  
其人醇樸徵朗支道林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  
志立功行將建脩涇縣大橋拯物利世屬不佞爲踰  
持之以募化金陵句曲間念維君侯特達踰通道  
羅早然故遂投君侯爲大檀越乞以力興勝事普  
濟衆生爲願身作津梁功德無量君侯儻有志參  
訪性命之學此僧可就問也手書仰陳并致相念

僕明春有白下之行當與君侯縱譚十日而去

與元羨仙伯

去歲得先生手書且貸金爲寄以養小人之母陳義甚高矣此後尺素彼此查狀忘情息念庶幾臻乎太上所冀然何得不數以先生道義之盟往來冒懷所以久不遍報鴻鯉無便爾喻隱雲投道金先生實有未盡信而行之忍難下手願先生再加參訪某于九月業遇金先生于虎林盡傳衡岳真師道訣始知喻君所聞一班耳蓋金先生實遇王薛二真衡山中授玄關一竅訣喻君

從金先生轉授乃遂匿金先生以身當奇過此中  
先已壞矣奈何譚道嗟嗟金液還丹度世超劫聖  
師口口相傳當今已實有其人某以積年苦志希  
遂遇之而北面悉其下風矣先生儻欲聞之乎僕  
願身爲介紹乃金先生亦雅念先生欲相就印正  
維先生深譽之東山召命數下恐高卧不穩矣紅  
塵中故自不妨了道不知先生作何商量乃區區  
之心則終願先生以司馬子微陳圖南爲法何如  
何如頃以過宣城吊沈君典墓偶遇法極師精通

禪觀無得玄宗性令了雙修大道蓋已遇真師薛紫  
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以涇縣下坊渡河  
厥水險歲覆航溺人欲建鉅橋以利濟衆生屬不  
佞爲疏文將遠募吳郡吳郡大檀越堪爲法師王  
持勝事者先生一人而已故令遠投靖廬幸維財  
谷某留死一月矣歲復行暮且從新安一晤汪司  
馬而去明春或當訪先生山中不悉裏語向以一  
書抵敬美白門都無一字相合當在由拳時聞問  
何數數也

與梅禹金

宛上一行歌喜得與足下周旋酬十年心願留連  
一月半醉君家平原款洽似爲倍之暘甚暘甚郭  
門一別大白黯然獻歲西湖之約幸存之勿忘孤  
山六橋縱覽烟雲水月然後連舫過金昌並轡秣  
陵紅板酒催平樂花宿杜陵道民以衲衣斗笠涸  
迹其中良亦快事方今握管鑄辭如雲大都施朱  
塗粉厲夷光耳歌足下傾城絕代天質自然豐意  
博心無所不詣外無乏境內無窘思五音並宣五

采並馳僕所醉心今世罕見其兩願足下自愛業  
觀足下頃欲學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津津得意似  
且老吳門白雲鄉相如措大得一文君便沈瀟瀟  
首古今人有才必有情殆相影响耶司馬傷世至  
今風華猶映人要不失才子本色然丈夫生有七  
尺包舉乾坤事有不止此者足下神采有餘故知  
咲辱長卿不足當文君一隊暫寄興此中終須超  
然僕亦信之區區之忠願足下蚤回心大道遮須  
國王芙蓉城主不足戀也足下欲爲僕刻宛上諸

篇幸與呂使君商之儻必欲任此者再布後命當  
以原稟奉達耳使君且使使送廣棄子至新都足  
下勿忘寄語

與丁元父

不穀往從四方士大夫口吻知元父海陽治行異  
等比入境內父兄三老輿頌盡悉元父治狀洵從  
古以來所未有夫中牟桐鄉循良茂美文采或闕  
懷邑清河風調勝矣吏道多踈鉤鉅擅發者易言  
於東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戴星櫛雨非不

勤事右文之風葭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黔首之  
情靡切缺隅缺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能兼者乃  
今觀元父所謂間氣非與元父少標黃童之譽蚤  
闖揚馬之堂洞庭雲夢匈吞其故國倚相屈宋文  
掩其鄉人亦既淋漓汎瀾有聞當世矣又傾蓋論  
交揮金結客造造金石固於桑陰椒蘭成於杵臼  
若入皮相之眼元父故是居然一俠節才士爾乃  
其綰符出宰握牘臨民百務犁然細大畢舉照部  
屋如燭龍洞物情如懸鏡神君之號業遍區中而



揮汗粟膚寒暑無間夜分視事味爽蓐食又散之  
以駘宕之風沛之以敦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  
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閑外清虛好道上  
事上帝下畏神明根本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  
至矣今今之世冠進賢牧元元專城者皆若元父  
國家當千秋萬歲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  
豈非爲人物之楷模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  
貪姪殘酷無論夫乃亦有椎魯闕茸孜孜兀兀類  
假矜莊心懷爽曲外飾廉謹內存營私做拒賓客

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寒峻託之公忠  
而厚殖以顧妻子寧得罪於小民而不敢取忤於  
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肯少損其官譽循是而  
繼清華都通顯黃金萬鎰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  
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矣人皆鄙細  
之渠亦甘心焉自名爲俗吏則無柰渠何天下事  
往往爲若曹敗壞顧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此  
黔庶固我皇輿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媿而翻焉改  
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僕此書不可不

存矣嚮者僕而爲今雖不足望見清光之萬一然  
其它心處事視元父差不相遠以此竊不揆度欲  
自附於同調不覺譚之津津若此前塗遠矣願元  
父益自淬厲善建雲臺之業永垂竹素之聲然後  
撒手歸來登霞躡影僕請爲元父先揮片石於祝  
融七十二峰上今日霄漢之事子爲政山林之事  
我爲收各爲其所欲爲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羨  
乖崖龍蛇之德惟其時爾雖然它日騰行走下風  
而問道僕則端望空空同子矣一咲

與黃白仲

去歲留死陵一月日夜望足下來久之履屐杳然  
乃修只尺之書專使徑走白下奉逆行李乃聞足  
下得報云不殺且從虎林趨吳門晤王百谷然後  
繇吳門過秣陵取道宛上是下遂裹糧直抵闔閭  
城遠近不殺人書空返爲之惘惘心折無何汪伯  
玉丁休寧有專逆之使招不殺了白岳舊約爲使  
者致道遂負囊以去亦以人來言足下迎僕不遇  
且西晤僕二天子都僕是以決計西行及留海陽

一月復不得足下消息而歲云暮矣匆卒買溪舫  
東下臨發又聞足下頃有枌榆之念計東尋僕姑  
蘓不見或乘興問山陰之權僕過而停橈物色足  
下又不可得茫茫宇宙北來南去萬物如沙獸不  
見知己上窮碧落下黃泉何以異清虛道士奉李  
三郎命尋楊家阿環哉黯然黯然獻歲來念足下  
或已抵會稽政欲遣一急足偵足下乃王家使至  
得足下手書始知尚留滯吳門更聞足下一向道精  
三繡佛伊蒲作供衲子為侶皎皎壺冰來映

人使人益以欽挹昔謝康樂自謂得道須慧業  
人遠公以其心襟不收入社陶彭澤清虛簡遠多  
嗜酒一癖成佛尚難古今文人得道歎有晉葛稚  
川梁蕭子雲唐陳陶宋圖南先生數公而已今足  
下酒德既淺又絕去醲醑沖虛澹寂至於遺世遺  
累通偉擺落此又自足下餘事從此入道如箭耳  
僕近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累月神氣交媾頗有  
殊勝光景猶苦俗務微纏未能盡却終湏了手不  
敢淪墜足下可急走四明未會遲之遲之世路可

畏僕甚嬾出門至吳中尤大不宜道民遊蹤買吳  
初未有期也維足下念之足下寓吳寥落吳地主  
自百谷而外恐無人矣

與上百谷

昔人云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慟世斯言過矣僕自  
猥陋細人尺尺寸寸者生平慕香山端明之風而  
不敢爲叔夜嗣宗之放世人好刻畫屠生多過其  
實則無他虛聲爲祟耳而吳人士尤善刻畫僕向  
從市上兒三寸舌端度歲月可不謂難矣渡江不

數百里則疇昔詭夫儼然在伯語塚傍耽耽其目  
信謂其口未已也而平日側目屠生欲甘心焉者  
明知彼夫無狀故爲吠聲僕誠畏之以故四三季  
間閉影痕跡不波可踰吳會跬步路吳中佳山佳  
水書船蘭檠紅樓口閣名香好茗圖書古玩清人  
韵士何物不佳而歎以畏其人之口故次且不前  
何能不生中豔亦自計生東海絕徼不與中原會  
盟假令再遠而產在日本三韓國即於吳地之聲  
名文物又何異焉若然越絕二家邨中可皓首老



矣。默以不復見。王先生可勝邑邑。王先生誠念故人。可無慮。西陵衣帶水道。民頃徼天寵。竊授金液。還丹大道行之業。有效不爲市井兒所寬。幸爲天人。聖師所收足矣。足矣。先生願聞其說乎。請急。褻糧以束。逃奴盜物而去。公謂是故人之弟。同謀。何論其弟。卽當時足下故人。亦不難負足下者。足下厚存之大。自長者事天。欲王先生貧到骨。然後入道場耳。白仲遂長。三奉佛。可謂撒手好男子。客吳門。窳落甚微。足下念之。幾何不作阮公之泣許。

大乾坤無尺寸地可容黃生投足五噫之歌時事  
非復東京比儻所以日惟學表夏甫坐卧土室中

耳

與劉觀察先生

不肯隆不得奉候尊師起居經年矣挂冠以來屏  
絕世事日惟杜門守靜調攝身心研討古人清淨  
之學與人間世似隔弱水蓬萊卽海內舊交都無  
聞問東越距西川數千里巴江雲棧望在天表絕  
不見北鴻南雁可託素書每靜中興一念追維尊

師開府海上時略臺官之賢工縫掖之賤倒屣設榻給扎授簡飽蠶繭於內厨遺酒炙於母氏而又使公子連牀僕奴飛觥每奏一篇拊掌擊節高山流水泠泠賞音其後柄文者希權相音摧折東南青衿之士不憚吾師游揚大過故抑不以收師至扼腕義形於色不肖離百艱始得入鎖闥是歲竟獲雋南國師聞之喜而欲狂謂其身與其子之獲雋時未至若是之愉快也無何而不肖遂起家西爲令今實矜莊勅謹上守三尺下惠黔首期勉自

而虛名猶在海內人舌尖底度歲月良不易爲人  
矣天放道民藉手仇口屏居以來身心安好從方  
外異人授金夜還丹道訣行之頗有效驗了性命  
以還造化此外紛紛物愒屬泡沫介推有言焉用文  
之入山自慊尚存悻慊僕則以爲隱不妨文文不  
妨隱僕對知己或淋漓滿紙投筆而上蒲團使空  
山河大地即小奴奴何害哉東南饑傷甚矣閭閻  
小民斲草根而食矣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矣餒極  
無聊或雉經自沉矣夫賣妻父鬻子矣吳越皆然

我海上爲甚道民雖貧猶日不缺脫粟苦蕘顧念  
衆生盡饑義無歎飽居恒減食欲與餒者分饑天  
下恐從此有事此足下之憂非野人之慮也君它  
日欲尋我桃花津上恐不可得請問之阜鄉亭長  
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既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  
斗米一錢有奇游錯亦并踊賢並海民人十室九  
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  
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畢命河

人與開之同北面師之授其金丹玉液大道栖通

玄一月乃別開之委宣城吊亡交沈君典太史又

止一月歸而遇汪司馬以使者來辱暫過之又被

留一月及買東還溪舫迫除矣以是不得過訪先

生靖廬頃聞東山召起天路邈遐延睇關門紫炁

可勝悵結四方水旱載道饑傷天下將有故所望

有道長者以菩提心行豪傑事深思善計福此元

元道氏一頂黃冠跳身物外世務可不復挂諸曾

懷此世界津梁則有先生在道民可得坦腹高枕

矣。數鄉諸生范學滂者，貌寢有學，王子季孟東野之流也。饑甚，欲就食留都，求其爲之地。道民亦自苦餒，不能活。寒士忝留都，又少借交，念猷有先生長者，可投渠志，不過欲得一童子青氈館。維先生菩提心，稍念之，幸甚幸甚。

與秦君陽

去年春仁兄復北美旅，食京華若何，無論桂薪玉粒貂裘，且敝馬卿易得，狗監難逢。留舌示山妻，在昔蓋代才猶然，歎之干時之難，可知已。弟年來奉

道備真頗有吉祥光景所苦家徒壁立俯仰累人  
獻歲以來陰雨連三月不解花朝以後始見海棠  
上巳以後野豸猶蓓蕾耳並海饑饉枵腹盡空士  
女衣冠之族未免行乞道路甚或牽引自盡半填  
溝中道民臨食廢箸仰屋而嗟未能携家就飛源  
避秦處爲之奈何三吳亦然時事大可憂敬以聞  
之執事所爲知已幸勿宣之它人漆室空憂祗增  
人嘆且悲矣頃人從梁溪來知師母及嫂夫人無  
恙老母今年九十幸爾安康兩豚兒初授書能誦



唐詩百首他日識字學爲善人足矣不望其早掇  
青紫光榮阿翁也仁兄何時歸來慧山中弟卽當  
披裘策杖相隨煙水間何苦戀長安鷄肋弟出都  
門四易寒暑都無一字入長安舊遊隔世矣  
此槭不必爲諸君道新安潘景升太學者知名士  
也茲從四明入都弟時時向渠道足下千秋高義  
向風景慕幸與之交才華風調來映人知足下一  
見心賞

與王恒叔

客歲以九月出門如宛陵哭沈君典墓虎林  
方外至人一見收錄授以道訣餌以上藥同栖隱  
通玄道院者一月導師別去乃西抵宛上而沈公  
子上艱方入楚赴丁右武之約弟待之一月不至  
且收舊道還虎林適汪伯玉丁休寧使使來迎了  
白岳之緣勉爾赴之復盤桓海陽者二十日急促  
東下裝歲暮矣道路浪傳弟業隨方外人遠入武  
當隻履單瓢不復返母妻聞之日相對欷歔逼除  
抵家如從天降喜可知已此後出門更難惟掩關

下槌塊處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始  
知足下挈室而北守歲金閫恨弟初歸不能遣人  
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  
綿斗米一錢有奇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  
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母携其子行乞於市  
丐面羞澁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孥或  
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哨聚以借貸爲名行劫富室  
豈惟海隅聞之二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渴  
者而吳爲尤慘嗟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收第免美蒲團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尋常  
僻絕處僅爲秦役夫而妻爲秦毛女可以自全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太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牋景升爲  
伯玉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門顏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兩  
兒于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行  
金液還丹大道頗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光景人

緣若斷大事當了并附告知已餘不敢悉

與龍伯貞郡丞

去歲大潦年穀不登入春久寒積雨傷麥並海民  
人十室九饑山澤野夫頗食草根衣冠子女行乞  
於市甚而求食不得度數口不能相保雉經自盡  
夫鬻妻父賣子者更比比有之蕭條慘苦之狀使  
人傷心酸鼻道民身不能化爲錢穀周徧沙界雖  
廉斐乎一日猶不廢三餐臨食投箸衆生盡饑義  
無歎飽居恒減食與餒者分饑明公宰官身有告

提心何以救荒活此邦父老子弟新舊稅糧湏變  
得征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官租明公不能以一  
官緩百姓湏吏無死

與龍伯貞

昨晨起門者報有里正二百人叩門求見僕其情  
益求蠲緩征糧以僕雅受知於明公故相投耳僕  
辭不敢見而心實憐之道民反復思之身既隱矣  
極宜引避無與外事而一片慈悲契腸累起累伏  
不能已已又念明公宰官菩提衆生方倚以爲命

而道民既受明公一日知何可過避瓜李不少効  
傾葵外孤百姓之心內違匹夫之志故復冒而言  
之言之而納與不納是在明公矣此時百姓饑傷  
甚矣村落之間斲草根而食矣良家子婦行乞於  
市矣計出無聊者雉經自盡矣強者不肯甘心餓  
死夜則竊晝則掠矣此時此景百姓救死不贍何  
能完納官租僕嘗兩爲令非不知簿書微會急於  
星火顧視百姓力竭矣無可爲計新糧舊額宜一  
切蠲停徵而舊者尤所當緩且聞外縣業已停徵

明公學道愛人爲何願急停止以始待麥秋必持  
而徵之非但勢不能支竊恐百姓怨明公也干冒  
尊嚴死罪死罪

與王暘谷

道民之宰青浦也蓋在明公去鎮之後不及執鞭  
再以奔走于旌下私心惋惜然巨公厝注功伐茂  
明江東父老口碑盈路且區笠澤之間荏苒屏跡  
締蕭寧居明公有大造於吳襄陽峴首天壤共敞  
道民所爲向風慕義亦既有年頃挂冠神武投竿



鑑湖世念頓灰道業增長探內典於化人授丹訣  
於羽士斷緣息累匪景虛空海內交知露晞星散  
每興懷英喆亦輒麾去勿以障我靈明即天台雁  
宕神界又敞山靈良遲敵友王恒叔釋玄折柬招  
遊信使絡繹竟謝未往蒲團一片足了此生矣明  
公蓋代鴻才超世遠韻更聞君家池亭甚勝樹石  
離奇門前古松數株偃蹇屈蟠龍拏虬攫秀色刺  
天道民何繇以托鉢衲衣來跣趺其下也坐馳坐  
馳道民爲吏抗萊蕪釜魚之節今四壁立爾江上

僅斥鹵五十畝舊歲無粒米登困諸九子姓有  
頗繁幾化爲溝中瘠家兄依所親遠糴東甌所須  
穀小舟一舴艋憇郡國過糴有禁敬以氣義校身  
明公幸長者主持之數口賴以舉火牽率奉干悚  
息悚息

與田子秬

前年僕嘗應新都汪伯玉司馬白榆社之招時先  
生業已去新都矣去羊與方外導師栖遲通玄觀  
一月開之無一日不追隨抵掌問恒齒及先生會

方高卧山中而僕亦禁足蒲團上乃不得班荆把  
臂一快生平僕童牙時嘗讀先生所爲詩女史益  
知先生儻易籠罩千古及觀天中龍田倡和諸  
草一何神采散朗也鄭廣文官冷世稱三絕素杜  
當時每欽挹其人先生才稅足相埒而意氣過之  
矣僕于稅事涉之甚淺得之甚易無當海內役而  
海內人士往往癖嗜之比於芟與昌歌之好良有  
人緣乎乃今則剗心向道矣不復與諸豪少年角  
雕龍繡虎技而先生猶然以舊業見賞故敢

腹心丈夫了手政不在浮藻菁華假令落筆吐口  
闕若白地明光錦其於性命了不相關吾曹文士  
要須識得此一着陶都水蕭子雲九華處士陳陶  
諸公吾師也吾將結局於大覺金仙霧人寂士矣  
先生以爲何如龍伯貞勁爽有氣骨亦好道耽玄  
標人外之趣其爲吏又侃侃絕去纖阿骯髒態真  
風塵外物品與僕託契頗深乃先生亦與講金石  
之義不知其人視其文今卽來野夫不能爲供帳  
奈何厓畧且畚未悉悰抱

與孫以德

僚聞足下離大戚南還乃不知是何艱掩關禁足  
之夫與世睽絕聞問罕通無從得故人消息祇有  
結念僉僕自叨仕版出爲今每佩服桐江叟兩言  
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提一片肝腸  
上報陛下下惠黔首內厚自檢押而外行其貞廉  
雖一噸咲亦大不敢苟欲洗去浮華歛存沖素足  
下知我耳而目之以世俗文士見律若所謂輕俊  
浮佻孟浪之態僕寧有行之乎惟是輕財慕義愛士

結客先國後家豐物約已卹人之貧急人之難是  
則英雄義俠儻蕩之風僕雖媿焉私心實好之奉  
以爲居身之寶眎之文士浮華氣習故已逕庭僕  
非以此媒榮利梯通顯誠慕好古英雄局面黻與  
徐庾江薛伍爾而世人妝點刻畫必欲成就我爲  
司馬長卿杜牧元稹韓熙載而後已姑無論其他  
海內人往往傳僕飲酒能至數斗不醉足下與僕  
共杯酌數美僕能勝碑礫小杯幾杯乎傳譌吠聲  
舉此一端它可知已卽如去歲之事公子以文墨

議論過折節鄙夫此盛德事諛人乘之文致萋菲  
其爲登徒毀宋子蘭諛屈何疑當時廟堂之上業  
已洞答而嚴處之其事不爲不白矣而遠近采聽  
刻畫沫已吳中爲甚不聞昔者楚人左袒登徒子  
蘭也此何故不過遠聽遙度古來文士率多輕薄  
無檢於今那得不然妝點屠生放誕風流足添宇  
宙間一段奇事實席上一番談柄口吻津津有致  
若云屠生實檢押少風調便爾蕭索無趣此亦人  
情大都哉嗟嗟屠生此身業在蒲團上消十二時

建豎以不負生平鮑子既而幸藉寵靈爲今六載  
得逃於大司遷儀曹以去爲儀曹不滿歲而詭人  
構之致官削藉爲玷知已然不肖竊自度謗讟之  
來非耳情實卽古好脩之夫或皆遭有之未爲玷  
辱高明當信曾參不殺人不肖何思矣政怒儼中  
忽門者報有人至自西川急出訊之云是師家僕  
送令親之官嵯縣便道過此初疑有人入越師何  
不作數字相聞已而細問師履歷踪跡及諸子弟  
親戚此人應答如響無所遺且辨其土音審西人



也乃手勒此牋敬陳契闊此人又言師嘗一會張  
大司馬銅梁司馬齒牙間拳拳不肖不肖蓋亦愛  
知司馬深矣幸并道不肖傾挹師林居想清適諸  
卽君德業大進物繫結念江鯉有便無忘雲札

與陸司寇

去歲先生送西沙門住阿育王寺辱以手書記道  
民且屬道民作阿育檀越某故食貧無能以財施  
獸有皎依一片至心爾沙門覽還攜李手裁短疏  
奉報想已達掌記秋九月中嘗抵武林遇證道至

作而富饗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深藏日增宗高  
價風景慘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數數十鍾  
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  
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一老姊  
以病薨歸歸卧數日卽數日餒夫急以舖米餉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歎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歎擁饒裕坐  
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  
處鐵瓊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歎不念五濁衆生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瞬之間溘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饑餒奈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墮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輻  
輳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既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望諸曾懷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漆室憂魯發不卹締足下得  
無咲其私憂過計邪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卽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  
生了不關念假令七朝而化離枝蕩道人雖携妻  
孥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薰而出之寧得晏然偃  
卧長松脩竹之筇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  
見圖裹糧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季聶  
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饒舜滿路道里

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  
遜者起居何似亦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虞  
長孺醅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謬仲仁辯才無碍  
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困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其館集卷之十五

屠 隆 緝 真 著

呂胤基文符

書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案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  
預知其十年宰相張垂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  
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  
而經營四方究所未竟即取巨石以塞門結烟霞以

封戶猶將爲人弋出崑栖未穩有道者故自己游  
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  
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道  
方且絕萬緣於入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覺  
皇林筆研於大上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供  
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炁中黃刃迹泡空世情灰  
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累  
加溷我烟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嘗  
抗表力辭鑿坏掩戶道民亦詒書力沮先生無請

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圖  
詔旨累下強繫幽人熏穴搜山迫而今出昔梁武  
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馭之武帝見而咲曰此人  
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  
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  
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數  
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彌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冥邪嗟嗟道人卽煉性死心槩柄在手猶須  
積二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索行積功  
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垢溷政大修行入  
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  
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  
策歸根大道占籍劉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  
願先生此出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淡寂定心

訂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瀚雪冤滯弊恬抑  
躁崇正緹邪摧扶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  
人情時回霧光念在般若卽蒞事服官顧或反賢  
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眚南北  
游饒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霑雨三月米穀踴  
賚杼軸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籍而填渠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  
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  
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

民至性肫切先生須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  
墨小生往而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  
鞞皴髮膚不愛甚飭周防噸笑不苟此先生所耳  
而目之而仇家攬據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  
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宜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得餌先天上樂行之頗有效又遇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喻君所置殊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禿死陵哭沈君與墓罷  
赴注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  
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仕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縷縷遙望金陵一衣帶水張矣神飛張東沙大  
司馬季子孺愿爾藻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與陸與繩司寇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侃侃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  
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  
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  
當之注厝擘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元固非常人所  
辨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  
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  
者矯張虛僞而踐履踈脫敢西教者馳騁乾慧而  
性地轉迷在在出世茫無指歸世數真儒亦罕真  
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了義不徹學人

憤憤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  
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死之精旨傳書溪  
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  
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如  
衆流之歸鉅海播紳學士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  
躁競者望閭而銷鎔調曲淹汗者瞻容而顧化所  
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高皇帝蕩羯胡之羶穢  
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墳安黔首豐功偉德滲  
漉靡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生

霧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郅隆蓋未有盛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徂治安道民竊觀闔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耽庸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小民日崇媿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絕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爲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忠秉直諤諤審審方始而袁州父子顯恣則每事裁

柳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  
事人人歛迹以退避而明公歔挺身以當之國有  
大寃人人藉口以自保而明公歔奮臂以拯之進  
人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解人之難而其人莫  
知所從解藉今當今之世徵明公其誰爲大臣奉  
公憂國之楷模乎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  
天下承平久矣乃頃季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  
南北歲事不登饒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爲害入  
春霪雨連綿三月米穀踊貴菜麥萎死四野斃草



根而爲糧良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填乎溝壑強  
梁習爲椎埋今甫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  
當不知更作何狀矣道民聞之吳越之間無不被  
災之國豈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  
有事矣當今所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顧益以  
菩提心作豪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宗社  
者不可不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束髮以雕虫二技  
成虛名於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徃徃以文墨豎儒  
日之又見古來文士多聖踈狂輕俠遠聽遙度意

道民故當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  
究心當世之務往而爲令揮汗轍坼勞動不辭砥  
行澡身楚飭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  
用畫屨幾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  
顧爲仇家齟齬放廢於時乃便絕念破甑揮手挂  
冠研討無生之理無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  
度世道不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望諸曾懷矣孔子  
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  
之道民既已遜身物外卽攬結雲霞采擷芝木調

心鍊性匿景我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嗷嗷焉  
以尸祝代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  
室女子猶然憂魯廢不恤其緇而憂宗國之衰道  
民雖不肖嘗食君祿廁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  
弁髦當世邪假今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  
高枕坦腹胡可得而廻翔審答當今少可與語求  
其闕鉅顧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己  
無如明公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胸中憂懣少自見  
其感槩急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

得爲留侯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  
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旒公  
來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爨調之學  
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  
靈請命者幸事事留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  
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  
阿育王舍利殿檀越窶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  
勸善緣少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  
審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擘結雲霞搏弄日月以鴻濛爲  
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手灑漾之淵以求所謂  
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鰲負之無風而  
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  
北斗落藉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儵忽神  
遊萬里雖未卽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  
拈欄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  
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若雲

在釀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揆量  
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我  
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蜺所以忽變海鷗  
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與乃頃者屏翳  
爲青並海告饒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村  
氓時挑苦蕒或斫草根而蛟螭猶然肆霍入春積  
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  
得高枕而卧長松大石則有携鷄犬入山谷最深  
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

無憂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於公願平居  
澄神養炁深計孰慮觀管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  
立非常照輝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  
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龐公陳圖南矣僕之踪跡南  
不出太和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  
雖不知我猶當見之請以絳旌花下爲期馬師皇  
弟子馬貞白力圭足起人病醫家之良聞且卜居  
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卽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  
流聞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不此君散朗

惜少精堅元美公遂出髮短齒落臣精銷亡矣奈  
何舍淨業而走畏涂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華  
山人進退安據此公曩被召僕嘗以書力阻其出  
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  
能鄴侯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  
足下儻欲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  
不至乃赴汪司馬白岳之招遍除始返里社歸而



親受過從讌笑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海  
上去夢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饒饉此離野人  
無力拯此大青徒扼掣雪涕而已玉函雲笈考仙  
直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稷  
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百  
之讖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潦山徙海溢蛟螭  
爲霍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道  
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走下風矣方今媼姪  
不辨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熊耳方

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獸專在蛟螭負蟻蝶之智  
寶蟬蛸之期者無論卽有抗志人外栖神環中而  
心非精堅道非醅白功分於築室志奪於多岐此  
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雄猛專一立竿  
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中  
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圓光返照未敢暫忘人緣  
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炁相見漸有交媾  
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希  
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印可開

之散朗道器卓然惜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少足  
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悉  
願言

與呂玉繩

殘臘別足下除夕并一日始抵家老母荆妻倚閭  
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且携  
單瓢隻屨入五岳采真不復返自爲揮手謝時人  
計得美如一家八口何益歸入門如從雲中墮上不  
啻丁家令威三千年歸來而猶及家人無恙喜可

知己追維死上與王繩周旋把酒謝公樓煙雨溟  
濛河山迴合飛瀑濺人衣冷風飄人語羣公隱夢  
紗帽道人白氎黃絲搔首踟躕上下千古欲空六  
幕猶隘昏黑下山而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爲  
隣伊蒲作供架繙祕檢罌熅異香主人易輕衫躡  
文履膚神靈清玉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裁冰兄  
使平子解頰洗馬杜口而秀淑溫潤之氣漸來襲  
人蕩其穢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空籟寂雨  
聲瀟瀟在池篠間曉起推窓獸鳥窺門羣驥飲澗

白雲晶晶冒前嶺王人則呼奴携天池佳茗林扶  
南好香復共清言稜晷數日裴徊神骨蕭爽如在  
閨風墜水上不佞細答玉繩機神激朗德罷溫粹  
嘗私問君家僮奴爾主人居恒有怒罵乎舍云甚  
少盛怒詈奴輩以癡兒何乃爾如是便已昔劉文  
饒寬中魏陽元長者以爲世恐無此人乃今於是  
下良信又爲政豈弟稱真父母宛人深心德之玉  
繩故是人天中人天質自然非繇學致不佞學道  
力刻習氣銷除褊心循苦不盡足下真吾之師表

也不佞歸而遂作閉關計一園于掌大草木蒙茸  
禽魚來往矮屋臨水展書匡坐幾於避秦與人世  
隔而海國饑饉嗷嗷萬家霑雨晦冥連綿四月野  
夫郵氓剥木皮斲草根以爲糧城郭子婦連袂行  
乞千百成群市井無賴乘之日闕衢路姦萌漸長  
大有隱憂又累答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  
時世至此道民雖欲長享用一片蒲團恐不得寧  
居即竄身深山窮絕處又不能便弃妻子如梅尉  
爲之柰何足下深醇粹白非惟道踞定是國寶必

且處鈞衡之地秉樞筦之司夙勉作良圖以康黔庶以寧皇輿野人敬矯首拭目以俟嘉譽不佞頃益苦貧三旬九食歲饑道阻不敢出門想古來曲棲穴處若葛稚川陶通明何至進退狼狽如此沈士範近作何狀僕嘗以書督過之不審能見采納改玉趨否別足下來日念大雅不去懷風便寄此往辱郡公廖太府尹郡丞高別駕三先生款遇不敢一一修候夙爲道謝

與滕開府

伏維明公秉鉞開府以來將庶懲貪黃墨改觀  
威布德蒼赤嚮風境內無譁海外有截聲猷亦然  
煜雪矣奈何下民應災上天降青去年春潦繼以  
秋多颶風蛟龍不仁屏醫肆雲歲以不登茲六年  
潦饒殆遍東南郡邑海壖澤國寧得不災它郡邑  
並得申奉蠲免改折皇恩曠蕩民賴以蘓歎此邦  
氓庶龐愚不能蚤赴有司之庭疾首拊心力陳荒  
狀又適郡有司以遷代時乏正官不及申請而今  
年自正月至今天道陰晦白日匿光靈雨爲災連



綿四月某麥盡皆萎死海錯亦復不登石穀價至  
六錢有奇斗米價至一錢有奇其他蔬菜魚蝦之  
屬亦皆踊畧數倍往年並海遠近籽柚其空萬姓  
嗷嗷莫保其命鄉野村落之間草無留根本無完  
皮一望蕭條傷心酸鼻城邑子婦連袂乞食良家  
因饒喪耻習誣曲以媚人寒素不慣行求或羞澁  
而嚙口人離家散蟻活不能計竭途窮錯經自盡  
餓殍滿路浮屍填渠嗟嗟傷哉有不忍言者而  
又亂萌漸起大有隱憂郡縣有司力求荒政

焦勞將議蠲卹則國有定課議賑濟則藏無餘貲亦嘗減價以平糶則富戶閉困而愈荒糞糶以活民則老少涉遠而滋斃古云抹荒無上策官民並困誠莫如之何矣切念百姓饒荒既已嗷嗷流離死亡若此而各項錢糧尚爾紛然征比夫百姓此時朝不謀夕抹死不贍何暇完糧不惟民力必不能支抑恐意外大有可慮頃者郡縣有司慈悲哀愍業暫已緩若不仰控明臺奉有停緩之令則有司莫敢專主而百姓日就仳離後將不知竟作何

狀矣某等爲此俯竭愚悰仰干台聽伏乞懸大明  
以照部屋散陽春以布窮簷明示有司停徵緩比  
卽中間錢糧有勢不容已者亦乞酌量緩急委曲  
調停而又求大發賑濟全活此邦則明臺之仁聞  
燁然功德無量矣某等退遜林泉跼伏草莽藿不  
謀肉尸不代庖顧惟嘗從大夫之後義不忘乎傾  
葵丁此災青之時憂方切乎棗梓爲此連名累牘  
干冒台嚴伏惟仁明鑒宥采納焉某等不勝悚激

與徐翁仍

容歲寓宛陵辱足下數爲道民間尊下榻申義綢  
繆至今神氣愴恍猶在閨風閣上道民歸而遂作  
淹關計宅西闔一園如手掌大鑿一池研滴耳跨  
池構飛閣一間僅可坐四人欄牙軒翥憲牖瓊瓏  
上通雲霧下嵌江海非烟朋霞爰不得登人望之  
若五城十二樓園中雜稂草花無所不有池栽芙  
渠芡蒂飛鷗鷓鴣之屬道民遊息其中時而踟  
蹰胎息時而緜經著書足以遣物遣累畢此餘生  
歎奈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一雨連縣四

月澤國且欲化爲龍子之宮矣杞人之憂良所繫  
念顧身既隱矣耶復問其他道民竊窺足下雖頗  
縱浪杯酒譙笑中乃實深心研討白猿黃石之略  
蓋軒眉慷慨欲作大英雄舉止者非時俗游閒公  
子爲風流調笑而已道民從籬落間仰觀玄象知  
天下恐有事非命世才不能定足下真其人願益  
深沉秋密養氣煉神一朝出而爲所欲爲少伯長  
源在足下掌握耳道民隱計成矣雄心灰冷矣不  
能

辨葉妻子人五岳了度世大事而老母在堂不能

逐作卑飄隻履行然性命工夫時亦留念今行是  
其效若未得超脫姑脩身以俟天意敝交薛西華  
者淹博雅士慕文春山下多奇才結東西行欲一  
遍覽豪傑探歷山川以發其胸中磊塊投身足下  
幸有以物色之屬有小冗草草致書不莊不悉

與梅禹金

道民客宛上無所喜默喜得了十年饑渴足下之  
懷相見數語便爾投膠方諸陽燧氣類則然郭門  
一別黠焉心斷殘臘離新都抵家則在除夕前一

日老母荆妻見遊子久客他鄉遂疑道民業從方  
外人采真入五岳不復返倚閭良切歸而喜可知  
已頃闢荒徑爲掩關計軍持貯水木患誦團焦爲  
侶伊蒲作供寄與於禽魚散心於卉木胎息內觀  
日求了脫獨柰何歲之不登道殫相望入春來靈  
雨連綿四月不解菜麥萎死米穀踊賢四野嗷嗷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城市子婦連袂行乞交臂填  
渠羣無賴乘之姦萌漸長隱憂潜伏時事至此道  
民雖欲坦腹高枕一室中恐不可得且携妻孥鷄

犬入萬山深絕處拾松子而食之身爲秦漢夫妻  
爲秦毛女此道民結局之秋也足下寧許之否足  
下著書文晉山中日與瞿硎先生爲伍且擁茂陵  
之美姬兼東山之絲管如此送老差亦不惡第恐  
造物如足下愉樂行未免爲世人弋以出駮皺焦  
勞耳敏爰薛西華者博雅多稊能向嘗與足下言  
之以貧故遠遊欲得賢地一片冷青瑣以餽其口  
徑投足下足下方今人倫之望幸爲寒峻留念海  
內慕義無窮矣牽率致此牋不悉悰抱



與管登之

黃白仲至自吳門道足下力脩淨業廣作功德震  
旦國中大智慧沙門咸來集靖廬日討了義自度  
度他爲世津梁甚盛甚盛又云吳國一善男子死  
入幽都得遍觀閻浮人善惡報應真官皈依三寶  
最力購佛經度母其事良恠足下有記幸寄一首  
示我如來滅度久矣大法陵夷宗教不振復有一  
闡提毀經謗法足下上根人弘道持律廣文殊之  
善權體維摩之無礙宣崇四諦妙衍三車白毫放

光青遺吐舌將使龍藏貝葉義悉歸正法濁界感  
心依洪助脩羅盡發菩提波旬亦歸正法濁界感  
布金沙蠕動並生切利其爲功行巍巍善緣廣大  
何止非衣公端明學士哉婁江公踔厲高朗張學  
士圖利宏通陸司寇慈心拯物馮太史爽脫遺塵  
沈肩吾和雅清深趙汝師直心伉勁鄧編脩實而  
最嚴陸宗伯通而近大王給事玄度可挹顏舍人  
冲情不凡汪司馬慧綜教典袁大令識擅多聞瞿  
公子法罷溫夷虞進士道心醇篤其它宰官居士

清身潔行服膺西教者近日甚多殆難枚舉而沙  
門精持戒經深入禪悅耻脩獨覺普度有情爲當  
代之智顓遠公則蓮池上人一人而已末法季世  
大道將興其在此時乎其在此時乎願足下益以  
勇猛勝力持之幸甚僕博地凡夫性慕玄脩妄齋  
沖舉頃從異人授金液還丹訣而奉佛悟禪不離  
空觀昔陶通明故是脩玄門者乃夢偉授記爲勝  
力菩薩遂詣鄧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僕私心亦  
願若是間作三教書亦曾研討泰同不歆別立門

戶足下無以楞嚴十種仙人誦誚我瑯琊公遂出  
山海內動色相賀遠志小草昔人所云蒼生如安  
石何何以大慰物情此公亮當壽之曾懷久矣僕  
掩關日擁一蒲團而歲之阻饑澤國此離狀至不  
忍言雖道民亦不免枵餒聞吳中饑不減越地足  
下念此世界衆生作何計畫霍不謀肉故也善保  
此一丘而足顧慈悲那得恣爾僕日夕焚香長跏  
籲天爲衆生請命足下想同之矣茲遣奴子如江  
上候謝導師便布此牘所言道門事不及寒暄常

語

與陳立甫

秦望宛委金簡王書不穀竟爾無緣得一菟擘是  
道民之塵心未盡山霽拒客深矣歲之不登澤國  
嗷嗷道殣流殍吳越相望不穀雖黃冠乎居恒減  
食茹素長跼搏頽爲衆生請命杞憂猶然在使君  
徒跣憂勞可知矣孝女江邊黃生白仲爲使君部  
下士其人私江海霽氣闕才逸調獨立震旦空絕  
四域所爲韻語長篇短章鴻苑詭肆声中哀玉色

掩朝霞如龍蹻行空金鳩擘海驟而當之目眩魂  
擢骨爽神曠捉筆臨池瀋墨數斗頃刻千紙蛟拏  
虎攫雨急霓駛顧彤生風姿態橫逸不穀不誕謗  
其於雌龍之業自謂夙授靈骨得之不難取之良  
快少所推讓俯仰上下獨賞伏此生會稽自向踐  
創霸種蠡計侃諸賢如雲千秋而後不乏英儁忠  
篤黃髮三事大臣駢肩繫趾乃或多稚而不文爲  
長者騷雅缺焉山川黯澹今者始有白仲羅刹以  
東南句以西天地開朗雲霞映發則夫夫實擘鴻

濛而出矣。選在長安。此人以千秋意氣自負。風雲  
鹵莽。跌宕有之。宋家小侯。好文。白仲游揚其間。形  
影乍合。遂招合沙流播。以來。翻馬回首。亟從曠逸。  
返於恬愉。乃今觀白仲長。坐奉佛。脩脩然作深山  
衲子。相矣。向以揮斥。睥睨。謂雲霄可立。致一。旦毛  
羽摧落。壯士無色。去家十餘載。來歸。猶然布帽青  
衫。一寒如故。門無懷刺之賓。閨有下機之婦。寸舌  
猶在。四壁都無傷哉。蓋代大才子。流落至此。無論  
人。世。事。謂。天。道。何。令。此。人。僅。而。一。第。祥。麈。威。鳳。所。

至傾都今之昂首天路者果皆有黃生片言隻字者邪僕東海男子平生無兒女腸亦無兒女淚每念此人便欲潛然被面部中有士若夫足下那得不知知之而不非常賜顏色披肝膽足下之爲吏俗矣他日物論以足下爲何如不穀與蕭府君無生平雅宜亦可出此書示府君大越實有才益代篠蕩璣琨諸侯寧得不假以爲重乎道民義不爲庸兒作說客幸見采納主臣主臣

與呂通父膳部



客歲過宛陵辱王繩使君款遇良厚見王繩天藻  
煥發德羈深溫玉樹蕭森珪璋特達僕是用向往  
彌虔盟存金石矣深欲過旬餘一謝先生通家之  
雅乃緣歲儉時艱出門不易神氣脉脉結念可知  
上虞黃白仲絕代之才軼羣之骨詩賦瑰偉闕放  
鳳翥龍驤合德臨妝夷光在御姿媚掩抑國色無  
雙臨池之業風神散朗衛夫人王氏父子褚河南  
歐陽率更時出入其筆端而益以自運骨力橫絕  
當世又如圖章畫品無所不妙耻不屑爲僕生平

迂誕少所推辨獨於此君心賞神伏每見白仲舍  
毫伸紙便懷焉自失欲燒其不律矣會稽有才如  
此實使天地開明山川秀競古稱竹箭不復足挂  
人齒牙僕非悠悠之口足下當信鍾期不失聽矣  
黃君慕太傅公明德諸子姓翩翩文采大有王謝  
門風願一入武庫開廣智懷幸足下下榻延欸此  
君毫端塵尾信足千秋顧盼之間如石投水昔孔  
融之薦禰衡賀監之賞李白誠繇出於緇衣好篤  
伐木情深惟足下亮答

與呂調父

今海內稱賢公子必首推足下豈不以耽文好士  
惟恐不及有大梁東阿之風焉乃吾鄉相距不百  
里有曠代逸才足下烏可不知則孝女江上黃白  
仲先生也白仲與道民稱金石交於長安道民結  
髮譚稅所論交頗傾海內賢豪要如黃君當世無  
兩世有真汪罔則孱夫奪氣世有真夷光則粉黛  
無色今之所謂汪罔夷光多贗耳真則黃君無乃  
是乎不慧強項人少所推服惟遇此人即日駒而

不定舌聾而不下幾欲蒸其銀不律不復以雕龍  
爲事當世有此人又近出君鄉而西陵以東頗有  
物色之者獨爲足下耻之故敬以奉聞黃君遊歷  
笑布帽青衫一寒如故入門見機上相對作牛衣  
泣細君握手勞苦萬里來歸十年作客風波撼頓  
猶幸頭顱無恙何復問腰下有金魚否黃君仰首  
而問其細君吾舌在乎舌在則亦何愁四壁而鄉  
里小兒見此君落拓狀相聚訕笑左右顧盼孝女  
江邊又無有可與講千秋業者乃卽忝句前東會

不佞把臂驚喜都忘寒暄便問金仙羽客生涯近  
頗長進不蓋日共蒲團林香囊跌真成莫逆彌月  
告還過旬餘思一望見賢兄弟丰神秘其緒論黃  
君故是長生奉素道人無煩烹羊膾鯢治十日平  
原酒第爲作伊蒲之供是矣有可爲大才子地者  
不惜氣力幸甚

與陳伯符

弟不奉德音五易裘葛矣前歲曾寓一書於武原  
之錢孝廉候謝仁兄都門解裝之恩不知得達寧

記者不去年九月以禔哭君典墓出門偶遇方外  
異人於虎林與之掩關下榘研討靜業寔跌蒲團  
者一月比出關便如宛陵屬沈公子入楚候之歸  
又復一月而沈生竟未還歲逼除矣乃辱新都汪  
伯玉司馬使使來逆覲詣白榆社盤桓旬日急問  
東下溪舫無繇訪仁兄就李牽率不得覆魚之便  
結念可知會關吏浦君知仁兄客歲曾到虎林與  
弟先後相左益爲惘惘入春來霖雨連縣歲以大  
饑道殣相望吳越嗷嗷弟日深杞人之憂身亦苦

貧減食茹素時時望空長跼搏頰爲衆生請命道  
路艱虞不敢出門跬步惟侍老母守妻孥作蒲團  
上活計而已忽承信使翰貺從西來知真人紫氣  
已向會稽乘輿渡孝女江入官奴城與道民一諾  
契濶叅訂玄宗良亦快事柰何立馬踟躕臨江而  
返聞命悵怛如何爲情弟居句甬海徼馮聞之謂  
爲是天盡頭處自非使日本琉球那得輕涉此地  
訪長卿長卿家故四壁會項立槁江上耳年來海  
內交知往往東濟西陵及剡而止仁兄復然長卿

窟身島國獸有謝氏姪女越王青牛來時形影  
閑寂寞與人世邈隔仁兄念此當爲泫然上虞黃  
白仲才稔絕代近復大洗文士氣態入道還真今  
賴此君來一破寥閬刻下且亦告行當復蠙蛸蒙  
戶矣仁兄高才盛年政宜策豎鴻鉅不當久眷林  
臯再行陳乞何故虎林把臂秋以爲期臨書黯折

畚王胤昌太史

道民屏居江壩蓬藁當路蠙蛸翳門白氎黃絲遜  
影方外軍持不患棲神化書締真寶无萬累悉捐



悟寂觀空一絲不罣即海內舊遊車轍杳然竿牘  
久罷雅如隔世亦似避秦二六時自審胃懷空洞  
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  
活靈跡絕瞋遊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  
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人間世變劫閃  
爍賊電聚沫事哉放廢以來五易裘葛無一字抵  
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憤憤念不及  
此頃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遺索索百千言  
掩抑沉頓情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猶憶曩

出國門祖張如雲傾都扼擘遠返初服遂絕寒暄  
今日數千里檄題申章相念乃屬胤昌足下陳表  
一何高平書辭謂僕蒙詔受託此憤懣宜如子  
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蘓屬國剗腹腸於紙上  
寫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  
載猶新使胤昌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  
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羊  
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冤感天相纍悲風靈胥  
怒濤長沙悽其夜卽摧惋壯夫烈士意氣則然殷

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坐  
而書空則安稱大小品爲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  
以宿業招彼毒喙伯訇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諛屈  
登徒毀宋傳之遠近驚恠異事然而古來瓌奇侷  
儻之士多不免于惡口含沙之虫何代無之如必  
以遭諛被譏爲賢則彼矜然者當何指擿如必以  
蒙詬負耻爲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  
裘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賢心知也道民方且立  
霄窳之圃翔廣莫之鄉飲恬愉之津咀宵眇之腴

噲面忘言漠乎無諍業感足下相念之雅誠欲衝  
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  
塞兌杜機薄老氏沉嘿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己  
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崖略言之往者彼夫以  
仇故攆摑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  
絀其人羣情憤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咲而挂  
冠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  
不減蘭省鹿駝鶴駕安事馬蹄衛犬猶信冥鴻已  
遠顧何用復置嘷嘷則爲知己耳道民生而蚤慧

天性坦直未嘗學少季蒿日俊佻凌蹈欲以雕蟲  
譁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廣交蔣大人以  
成名家貧少藏書耳目儉狹操管吾伊其于執也  
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么膺何所比數時吐  
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專精取妍語出而時人好  
之誠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暱就  
面被影類語被擗捨性復柔和開朗絕去町畦無  
賢愚賢賤雅俗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煉身  
心陶鎔習氣安見明鏡罷于累照安見源泉憚于

數汲又好稱人之長護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  
仇卹人之窮急人之難嚴于律身踈於接物明于  
廣愛闇於防奸物情歸之悔吝繇起性不善趨君  
不辭挑撻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殺禮害  
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惰容口無媒語雖讌樂欵  
洽絕不爲盤礴謹呼而遠聽不答徒見王何任誕  
嵇阮通偉古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  
輕外忘機坦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刻  
畫妝點開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酒人

豪客溷黝浸漬迹疑同浴事類褻裳謂屠生必是  
天之放民仇家將挾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  
口遞傳風神譚者易行聞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  
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翦翦者手栝杓則攢眉對  
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言解頤瀟瀟  
泠泠爲哂而已今東臯接鄰供奉連肩未免撒手  
唾去夫夫褻青布巾行櫟邀俗禮者何足與語達  
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鼓吏痴人前何  
可說夢往僕當出國門一忌者倡說曰人言長卿

正微亡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美好寵物  
多取多取不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賈賤雅俗咸  
反其門不及其門至不比人數士何至使人若此  
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  
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卿者胡嘗日閉門挈  
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樂暄聒耗磨而  
以自蔽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道逃而假以了  
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爲罪乎嗟嗟其知  
我矣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官敗而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  
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  
疾美盡日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繙貝葉時誦  
藥珠時討玄宗時耽禪悅收視返聽葆願霽光金  
木交并虛室生白亦既沖和融液故應妙處自知  
起而散步微噍魚跳藻上鳥鳴花間身游上皇趣  
在濛濛豈不亦翛慘幽寂有致矣世之人當其處  
喧嬰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則作落莫想  
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兩者之觀齊矣紫

豈惟世緣卽所稱執文少嘗好之今亦剗除不挂  
留意僉文推鄙往往攻掎文人標其無行并哉王  
子猷之言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慢世是使後世  
以爲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  
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  
衝鑑多聞善敗高者通徹靈竅下者顧惜皮毛何  
爲而必無行乎務華絕根厥有涼德言高于青天  
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岳  
諂佞延清躁競崔湜淹洿世亦有之乃聖門自游

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  
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  
茂先陸平原東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統子雲  
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蘓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  
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蘓端明諸公行  
義踴絕粹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莫可俛指而謂  
文士悉皆無行如烏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厚  
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間閭鄙  
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稚魯不識一丁者邪即

尼父弘訓于六籍猶龍垂文于五千要亦不可爲  
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砥畏神理者多  
謹而慎獨惟滯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  
於姬孔脩性命于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聰  
同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赤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  
恐不盡夫克己亦大難矣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  
而或乃搯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  
心耶足下謂道民孝友純篤廉介刻厲頽上青浦  
古稱循吏何以加諸豈有如此人而頽然自放大

閑也乎道民竊媿此言歎息知我矣道民爲今六  
年上報朝廷下惠黔首毛髮無愛嘔咲不苟卽今  
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入口恒餒而猶怡娛自得嚮  
道爾處士勤身苦行若是而猥必加以惡名竊恐  
逼人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命于  
宿業降心難堪怡然不屑耳若遭遇于未聞道之  
先以其壯心乘彼冤氣卽抉目刎頭擊風飛霜何  
難焉嗟乎屠某越國男子進不得豎休烈於雲臺  
退猶可踐大道于霽寶生不得享今聞於竹素死

猶可書嘉名於上清大海以東則有梅岑山梅尉  
隱處阜鄉亭馬秦桃花諸巖安期脫王寫東去可  
問蓬萊紫霞洞近在几席洛伽小白華山磐陀石  
則大士道場在焉紅蓮關十丈垂海面白足踏之  
香雲母生於布鞞內地則有四明洞天劉綱丹竈  
尚存樊榭無恙是皆道民結局慶夫舍垢忍辱和  
光垣照學人所保此之不保而尚爾錚錚闔鞞擊  
鼓以求亡羊不亦左乎第恐世人不嘗吠声傳譌  
今思罪者憚於脩辭不文者藉以蔽拙良可惜矣

是道民之所爲不能已於嘷嘷者也君不見乎黑  
雲上升雷雨晦冥過而太空朗如狂飈下擊洪濤  
洶起過而平波若鏡道民偶爲知己發辭吐氣若  
此投筆而登蒲團何物不遣何念不空矣若足下  
執而以荆軻篇疑柴桑翁雄心未盡無乃猶屬皮  
相乎道民頃以疑神之久實遇異人餌上藥度世  
大事稍有欄柵眼前得失聚散蠛蠓螺贏無足爲  
知己稱說者馮開之散朗是我輩人生平分義繳  
日靡渝往道民新得罪廟堂不欲以不祥之身爲

故人自東歸稍稍引避吾自諫之銷聲滅影開之  
不得前其踪跡則爾乃吾兩人金石之義豈有間  
焉而世人遂疑開之二三取谷風傲有位詎不又  
大寃乎蓋好事之不替往往如此嗟嗟多言數窮  
以急知已余過美余行向神助懺之矣



十五卷 終

卷之十五

十三